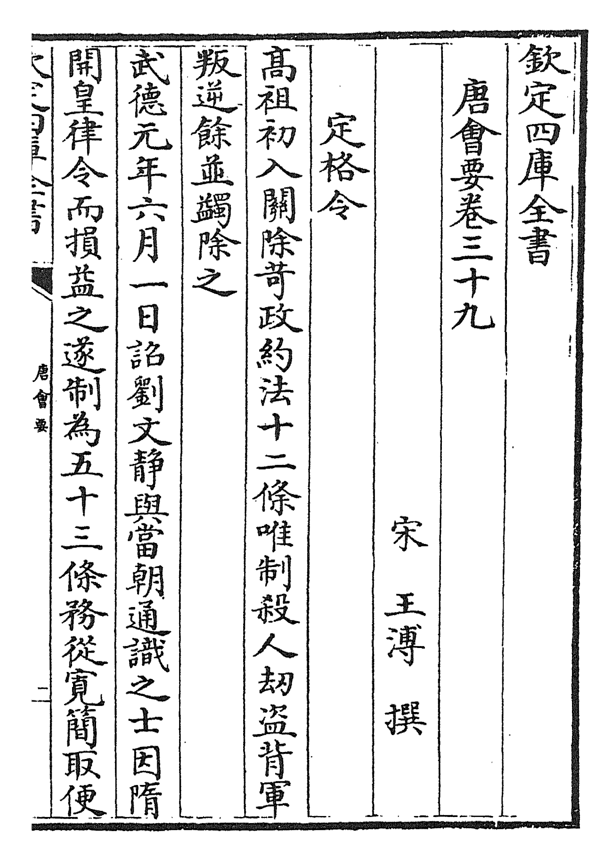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唐會要卷三十九

宋 王溥 撰

定格令

高祖初入關除苛政約法十二條唯制殺人刼盜背軍叛逆餘並蠲除之

武德元年六月一日詔劉文靜與當朝通識之士因隋開皇律令而損益之遂制為五十三條務從寬簡取便

於時其年十一月四日頒下仍令尚書令左僕射裴寂吏部尚書殷開山大理卿郎楚之司門郎中沈叔安内史舍人崔善為等更撰定律令十二月十二日又加内史令蕭瑀禮部尚書李綱國子博士丁孝烏等同脩之至七年三月二十九日成詔頒於天下大略以開皇為准格五十三條凡律五百條並入於新律他無所改正貞觀十一年正月十四日頒新格於天下凡律五百條分為十二卷減死罪入徒者七十一條合為三十卷二

十七篇一千五百九十條格七百條以爲通式至永徽二年閏九月十四日上新删定律令格式太尉長孫無忌開府儀同三司李勣尚書左僕射于志寧尚書右僕射張行成侍中高季輔黄門侍郎宇文節栁奭尚書右丞叚志玄吏部侍郎高敬言刑部侍郎劉燕容太常少卿令狐德棻給事中趙文中書舍人李友益刑部郎中賈敬行少府監丞張行實大理丞元紹太府丞王文端等同脩勒成律十二卷令三十卷式四十卷頒於天下遂

分格為兩部曹司常務者為留司格天下所共者為散頒格散頒格下州縣留司格本司行用至二年五月詔律學未有定疏每年所舉明經遂無定准宜廣召解律人按義疏奏聞仍使中書門下監定參撰律疏成五十卷太尉長孫無忌司空李勣尚書左僕射于志寧刑部尚書唐臨大理卿段寶玄尚書右丞劉燕客御史中丞賈敬行等同撰四年十一月九日上之詔頒于天下龍朔二年二月改易官名勑司刑太常伯源直心等重定

格式唯改曹局之名而不易篇第至麟德二年奏上之至儀鳳二年三月九日又刪輯格式畢上之尚書左僕射劉仁軌尚書右僕射戴至德侍中張文瓘中書令李敬玄太子左庶子郝處俊黃門侍郎來恒太子右庶子高智周吏部侍郎裴行儉馬戴兵部侍郎蕭德裴炎工部侍郎李義琰刑部侍郎張楚金右司郎中盧律師等至垂拱九年三月二十六日刪改格式加計帳及勾帳式通舊式成三十卷又以武德以來垂拱已前詔勅便

於時者編為新格二卷內史裴居道秋官尚書岑長倩
鳳閣侍郎韋方質與刪定官袁智宏等十餘人同脩則
天自製序其二卷之外別編六卷堪為當司行用為垂
拱留司格時韋方質詳練法理又委其事於咸陽縣尉
王守慎有法理之才故垂拱格式最為詳密其律唯改
二十四條文有不便者大抵仍舊至神龍元年六月二
十七日又刪定垂拱格及格後勑尚書左僕射唐休璟
中書令韋安石散騎常侍李懷遠禮部尚書祝欽明尚

書右丞蘇瓌兵部郎中姜師度户部郎中狄光嗣等同删定至神龍二年正月二十五日前制勑為散頒格七卷又删補舊式為二十卷表上之制令頒於天下

景龍元年十月十九日以神龍元年所删定格式漏畧命刑部尚書張錫集諸明於法理人重加删定至景雲元年勑又令删定格令太極元年二月二十五日奏上之名為太極格户部尚書岑羲中書侍郎陸象先左散騎常侍徐堅右司郎中唐詔刑部員外郎邵知新大理

丞陳義左衛長史張處盛大理評事張名播左衛倉曹參軍羅思直刑部左事閻顗等同脩開元三年三月又勅刪定格式令上之名為開元格六卷黄門監盧懷慎刑部尚書李義紫微侍郎蘇頲紫微舍人李延祚給事中魏奉古大理評事高智静韓静雄縣丞侯郢璡瀛州司法參軍閻顗等同脩至七年三月十九日脩令格仍舊名曰開元後格吏部尚書宋璟中書侍郎蘇頲尚書左丞盧從愿吏部侍郎裴漼慕容珣户部侍郎楊縚中書

舍人劉令植大理司直高知静陜州司功參軍侯郢璡等同脩十九年侍中裴光庭中書令蕭嵩又以格後制勑行用之後與格文相違於事非便奏令有司删撰格后長人勑六卷頒於天下二十五年九月一日復删輯舊格式律令中書李林甫侍中牛仙客中丞王敬從前左武衛胄曹參軍崔晃衛州司户參軍直中書陳承信酸棗縣尉直刑部俞元杞等共加删輯總七千九十八條一千三百二十四條於事非要並删除之二千一百

八十條隨事損益三千五百九十四條仍舊不改總成律十二卷律疏三十卷式二十卷開元新格十卷又撰格式律令事類四十卷以類相從便於省覽奉勑於尚書都省寫五十本頒于天下二十五年九月三日兵部尚書李林甫奏今年五月三十日已前勑不入新格式者並望不在行用限至元年十月尚書省進貞元定格後勑三十卷留中不出至元和二年七月詔刑部侍郎許孟容大理少卿謝登吏部郎中房式兵部郎中熊執

易度支郎中崔光禮部員外郎韋貫之等删定開元格後勑其月刑部奏改律卷第八為制勑至十年十月刑部尚書權德輿奏自開元二十五年脩格式律令事類及奏定處分長行勑等自大歷十四年六月元和二年正月兩度制删之並施行伏以諸司所奏苟便一時事非經久或舊章既具徒更煩文獄理重輕繫人性命其元和二年准制删定至元和五年删定畢所奏三十卷歲月最近伏望且送臣本司其元和五年已後續有勑

文合長行望令諸司録送刑部臣請與本司侍郎郎官參詳錯綜同編入本續具聞奏庶人知守法吏絶舞文從之至十三年八月鳳翔節度使等同詳定格後勅三十卷左司郎中崔鄾吏部郎中陳諷禮部員外郎庾敬休及著作郎王長文集賢校理元從質國子博士林寶同脩上其年刑部侍郎許孟容等尋又奉詔删定格後勅勒成三十卷刑部尚書劉伯芻等考定脩為二十卷至長慶三年正月刑部奏請戸部郎中王貞司門員外

郎齊推詳正勅格從之其月又請奏本司郎中裴潾司門郎中文格本司員外郎孫革王永大理司直楊倞與本司尚書崔植侍郎景重詳正勅格奏可至開成元年三月刑部奏伏准今年正月十日制刑法科條頗聞繁冗主吏縱捨未有所徵宜擇刑部大理官即令商量條要害重脩格式務於簡當焚去冗長以正刑名者伏以律令格式著自漢初其後經歷代增脩皇朝貞觀開元又重删定理例精詳難議刋改自開元二十六年删定

格令後至今九十餘年中外百司皆有奏請各司其局不能守至公其間或恩出一時便為永式前後矛盾是非不同吏緣為姦人受其屈伏見自貞元已來累曾别勅選重臣置院删定前後數四徒涉歷三十歲卒未堪行令若止令刑部大理官商量重脩格式遽焚冗長伏恐奸吏翻緣此舞文伏請但集蕭昕删定建中已來制勅分明比類删去前後矛盾及理例重錯者條流編次具卷數聞奏行用所删去者伏請不焚官同封印付庫

收貯仍慎擇法官處置省寺所斷刑獄有不當者官吏重加貶黜所冀人知自効吏不敢欺上副陛下哀矜欽恤之意勅旨宜依至大中五年四月刑部及大理卿等奉勅脩大中刑法律令為六十卷起貞觀二年六月二十日至大中五年四月十三日凡二百二十四年雜勑都計六百四十六門二千一百六十五條至十年五月一日左衛率府倉曹參軍張戣集録律令格式條件相類者一千一百五十條分為一百二十門號曰刑律

統類上之

景龍三年八月九日初應酬功賞須依格式格式無文乃始比例其制勑不言自今以後及永為常式者不得攀引為例文明元年四月十四日勑律令格式為政之本內外官人退食之暇各宜尋覽仍以當司格令書於在官廳事之壁俯仰觀瞻使免遺忘錯誤開元十四年九月三日勑如聞用例破勑及令深非道理自今已後宜禁斷

貞元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刑部侍郎韓洄奏刑部掌律令定刑名大理申寃滯及諸州應奏之事並無諸司尋檢格式之文比年諸司每有與奪若出檢尋下縁以生奸法乃因之輕重又先明勑當司格令並書於廳事之壁此則百司皆合自有程式不唯刑部獨有典章訛嬖日深事須改正勑旨宜委諸曹司各以本司雜錢置所要律令格式其中要節仍准舊例錄在官廳壁左右丞句當事畢日聞奏其餘諸司於刑部檢事待本司寫格

令等畢日停

寶歴二年十月大理卿裴向進前本司丞盧紓所撰經法要録十卷

太和四年七月大理卿裴誼奏當寺格後勑六十卷付丞謝登伏准御史臺近奏從今已後刑部大理寺詳斷刑獄並以最後勑為定

會昌元年九月庫部郎中知制誥淳于敬等奏准刑部奏犯贓官五品已上合抵死刑請准獄官令賜死於家

者伏請永為定式勑旨宜依

議刑輕重

武德九年八月吏部尚書權檢校左武衛大將軍長孫無忌被名不解佩刀入東上閤門尚書右僕射封德彞議以監校尉不覺合死無忌誤帶入徒三年罰銅二十斤詔從之大理少卿戴冑駁曰校尉不覺與無忌帶入同為誤耳臣子之於君父不得稱誤准律云供御湯藥食飲舟船誤不如法者皆論死陛下若録功捨過非憲

司所決若當罪據法罰銅未為得中太宗曰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也何得以無忌國親便欲阿之更令重議德彞執議如初胄又駮曰校尉緣無忌致罪法當輕若論其過誤則是其情一也生死頓殊敢以固請乃免校尉死刑　其年九月盛開選舉或有詐偽資蔭者上令自首不首者死俄有詐蔭者大理少卿戴胄斷流上曰朕下勑不首者死今斷流示天下以不信卿欲賣獄乎胄曰陛下當即殺之非臣所及今既付所司臣不敢虧法

上曰卿自守法而令我失信耶胄曰法者國之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當時忿怒之所發耳陛下發一朝之忿而曰殺之既知不可寘之於流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若順忿違信臣竊為陛下惜之上曰法有所失公能正之朕何憂也

貞觀元年三月蜀王府法曹參軍裴宏獻駮律令不便于時者三十事宏獻於是與房玄齡建議以為古者五刑刖居其一及肉刑既廢制為死流徒杖笞五等以備

五刑今復設刖是謂六刑然減死意在於寛刖足又加煩峻乃與八座定議奏聞於是又除斷趾法改為加役流三千里作三年又舊條兄弟分後廕不相及連坐俱死祖死孫配流㑹有同州人房强弟任統軍於岷州以謀反伏誅强從坐太宗嘗録囚徒聞其將死令百寮詳議玄齡等復定議曰按禮孫為王父尸案令祖有蔭孫之義然則祖孫親重而兄弟屬輕應重反流合輕反死據理論情深為未愜請定律祖孫與兄弟縁坐俱配流

其以惡言犯法不能爲害者情狀稍輕兄弟免死配流爲允從之

十一年五月上問大理寺卿劉德威曰近來刑網稍密何也對曰誠在君上不由臣下主好寛則寛好急則急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則反是失入則無辜失出則獲大罪所以吏各自愛競執深文畏罪之所致耳太宗然其言由是失入者各依律文

十六年七月勑今後自害之人據法加罪仍從賦役自隋

季政亂徵役繁多人不聊生又自稱爲折手跛足以避征戍或自戕折無賴之徒故習未除故立此例

十八年九月茂州童子張仲文忽自稱天子口署其流輩數人爲官司大理以爲指斥乘輿雖會赦猶斬太常卿攝刑部尚書韋挺奏仲文所犯止當妖言今既會赦即當免死上怒挺曰十五年懷州人吳至浪入先置鈎陳口稱天子大理刑部皆言指斥乘輿咸斷處斬今仲文稱妖乃同罪異罰卿乃作福于下而歸虐于上耶挺拜謝趨退自是憲司不敢以聞數日刑部尚書張亮復

奏仲文請依前以妖言論上謂亮曰韋挺不識刑典以重為輕當時恠其所執不為處斷卿今日復為執奏不過欲自取刪正之名耳屈法要名朕所不尚亮默然就列上因謂之曰爾無恨色而我有猜心夫人君含容屈在於我可申君所請屈我所見其仲文宜處以妖言二十一年刑部奏言准律謀及大逆父子皆坐死兄弟處流此則輕而不懲望請改重法制遣百寮詳議司議郎敬播議曰昆季孔懷天倫雖重比于父子情理已殊生

有异室之文死則别宗之義今有高官重爵本隂帷逮子孫胙土析圭餘光不及昆季豈有不霑其蔭輙受其辜背理違情恐為太甚必其反茲春令踵彼秋荼創刺骨於道德之辰建深文於刑措之日臣將不及物誰謂宜詔從之

永徽二年七月二十五日華州刺史蕭齡之前任廣州都督受左智遠及馮盎妻等金銀奴婢等詔付羣臣議奏上怒令於朝堂處盡御史大夫唐臨奏曰臣聞國家

大典在于刑賞古先哲王惟刑是恤今天下太平合用
堯舜之典比來有司多行重法叙勲必須刻削論罪務
從重科非是憎惡前人止欲自為身計今議齡之之事
有輕有重重者至流輕者除名以齡之受委大藩贓罪
狼藉原情取事死有餘辜然既遣詳終須近法臣竊以
律為八議並依周禮舊文務其異於衆臣所以特制議
法禮王族刑於僻處所以議親刑不上大夫所以議貴
明知重其親貴議欲緩刑非為嫉其賢能謀致深法今

議官必於常法之外議令入重正與堯舜相反不可為
萬代法臣既處法官敢不以聞詔遂配流嶺南
神龍元年正月趙冬曦上書臣聞夫今之律者昔乃有
千餘條近者隋之姦臣將弄其法故著律曰犯罪而律
無正條者應出罪則舉重以明輕應入罪則舉輕以明
重立夫一條而廢其數百條自是迄今竟無刋革遂使
死生罔由乎法律輕重必由乎愛憎受罰者不知其然
舉事者不知其犯臣恐賈誼見之必為之慟哭矣夫立

法者貴乎下人盡知則天下不敢犯耳何必飾其文義簡其科條哉夫科條省則下人難知文義深則法吏得便下人難知則暗陷機穽矣安得無犯法之人哉法吏得便則比附而用之矣安得無弄法之臣哉臣請律令格式復更刊定其科條言罪直書其事無假文飾其以准加減比附量情及舉輕以明重不應得為而為之類皆勿用之使愚夫愚婦聞之必悟則相率而遠之矣亦安有知而故犯哉茍有犯者雖貴必坐則宇宙之内肅

肅然咸服矣故曰法明則人信法一則主尊書曰刑期無刑誠哉是言

開元十年十月前廣州都督裴伷先下獄中書令張嘉貞奏請決杖兵部尚書張說進曰臣聞刑不上大夫以近於君也故曰士可殺不可辱臣今秋巡邉中途聞姜皎朝堂決杖流皎是三品亦有微功不宜決杖廷辱以卒伍待之且律有八議勲貴在焉今伷先既不可輕豈可決罰上然其言嘉貞不可退而謂說曰何言事之深也說曰宰相者時來即為豈能長據若貴

臣盡當可杖但恐吾等行當及之此言非為佃先乃為天下士君子也

天寶六年正月十三日勑自今已後所斷絞斬刑者宜削除此條仍令法官約近例詳定處分

上元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刑部奏准名律法云獄成謂贓狀露驗及尚書省斷訖未奏䟽曰贓謂所犯之贓見獲本物狀謂殺人之類得狀為驗雖在州縣並為獄成若尚書省斷訖未奏即刑部覆訖未奏亦為獄成令法官商量若款自承伏已經聞奏及有勑付法刑名更無

可移者請獄成臣今與法官審加詳議將為穏便如天
恩允許仍永為常式勅旨依二年六月十四日刑部奏
謹按五刑笞杖徒流死是也今准勑除削絞死唯有四
刑每定罪須降死刑不免還計斬絞勑律平用法理難
明又應决重杖之人令式先無分析京城知是蠹害决
者多死外州見流嶺南决不至死决有兩種法開二門
勑旨斬絞刑宜依格律處分至寶應元年九月八日刑
部大理奏准式制勅處分與一頓杖者决四十至別與

一頓及重杖一頓並決六十無文至死者望請式處分

又制勑或有令決痛杖一頓者式文既不載杖數請准

至到與一頓決六十並不至死勑旨依至建中三年八

月二十七日刑部侍郎任宏奏其十惡中惡逆已上四

等罪請准律用刑其餘犯别罪應合處斬刑自今已後

並請決重杖一頓處死以代極法重杖既是死刑諸司

使不在奏請決重杖限勑旨依

元和二年十一月斬李錡并男師回於子城西南隅初

詔書削錡屬籍宰臣鄭絪李吉甫等議其所坐親疏未定乃名兵部郎中蔣武問曰詔罪錡一房當是大功內耶武曰大功是錡堂兄弟即淮安王神通之下錡即淮安王五代孫也淮安有大功于國陪陵配饗事著史冊今若以錡一人所為獲罪而上累淮安非也吉甫又問曰錡親兄弟當連坐否武曰錡親兄弟即是若幽之子若幽累著功勲死於王事即使錡之兄弟從坐若幽便當籍沒揆於典禮亦所未安宰臣頗以為然

五年五月勑李師古嘗經任待以始終雖是師道近親
與重宜有差降其妻裴氏及女宜於鄧州安置又勑李
宗奭比於凶逆自抵誅夷用戒猖狂合從孥戮兹從解
網貸以刑章特示含宏載寛緣坐其妻常氏及男女等
先收在掖庭並宜放出前數日上謂宰臣曰李師古雖
自襲祖父然朝廷待以始終其妻於師道即嫂叔也雖
曰逆人親屬量其輕重宜降等又宗奭雖抵嚴憲其事
情比之大逆亦有不同其妻士族也今與其子女俱在

掖庭於法皆似過深卿等曾留意否崔羣對曰聖情仁惻罪止凶魁其妻子近屬倘獲寛恕實合宏覆之道上遂出之准法逆人親屬得原免者唯止一身至是其奴婢資貨悉令還付

長慶二年四月刑部員外郎孫革奏准京兆府申雲陽力人張涖欠羽林官騎康憲錢米懲理之涖乘醉拉憲氣息將絶憲男買得年十四將救其父以涖角觝力人不敢揮觧遂將木鍤擊涖之首見血後三日致死者准

律父為人所毆子往救擊其人折傷減凡鬬三等至死者依常律即買得合當死刑伏以律令者用防凶暴孝行者以開教化今買得救父難是性孝非暴擊張㳂是心切非凶以髫丱之歲正父子之親若非聖化所加童子安能及此王制稱五刑之理必原父子之親春秋之義原心定罪周書所以訓諸罰有權今買得生被皇風幼符至孝哀矜之宥伏在聖慈職當讞刑合申善惡謹先具事由陳奏伏冀下中書門下商量勑旨康買得尚

在童年能知子道雖殺人當死而為父可哀若從沈命之科恐失原情之義宜付法司減死罪一等處分

寶歷三年京兆府有姑鞭婦致死者奏請斷以償死刑部尚書栁公綽議以尊毆卑非鬬也且其子在以妻而戮其母非教也遂減死焉

太和四年十二月刑部員外郎張諷大理少卿崔玘等奏議親議貴事其一議親曰皇帝至太皇太后皇后親有內外服同者皆在議條伏以親疎之序既有等衰即

雨露之恩皆宜沾洽此實皇王大猷自家刑國親九族叶萬邦之旨也近者絳州刺史裴鋭所犯贓罪至深陛下以太皇太后之親下尚書省集議此乃陛下知刑賞之理重與衆共之伏請今後親有任刺史監臨主守犯贓罪得蒙減死者必重其過直以贓罪為污累定刑流決外其後子孫並不得任理人官及為監臨主守庶得家知其耻人革非心其一議貴曰謹按禮經貴謂近於君也非獨高秩厚俸之為貴今後刺史非在朝文武職

事三品官任者於所部犯贓抵死罪並不得以刺史品秩議貴徵司議條免所犯罪如先任在朝三品合在議條者即准議親條决流外子孫皆不得任理人官及監臨主守如有法官及本官推官不詳官品妄有引議請科違勅罪其功勤賓故等有犯贓罪同者並請准親貴之法勅官必任賢親貴無宜輕授罰不及嗣經訓具有明文若坐子孫慮傷事理此一節宜且仍舊餘依

六年五月興平縣人管興因醉殺人而亡官捕其父囚

之興自歸有司請罪京兆尹杜悰御史中丞宇文鼎以興自首免父之囚其孝可奬請免死詔兩省官參議皆言殺人者死古今共守興不可免久不決上竟從京兆尹御史中丞等議免死決杖八十配流靈州

開成三年五月刑部奏准今年二月八日赦書官典犯罪不在此限者伏以律載贓名其數有六官典有犯並麗刑科其間有入己者罪即懸别今請監主守將官物私自貸用并借貸人及百端欺詐等不在赦限如將官

物還充公用文記分明者並請原免勑旨宜依

會昌元年十二月都省奏准開成五年十二月十四日

中書門下奏准律竊盜五匹已上加徒流今自兩河南

北建于牧守所在為政寬猛不同或以百錢以下斃踣

至數十千不死輕重既違法律多以收禁為名法自專

行人皆異政然禁嚴則盜賊屏息閭里皆安政緩則攘

竊盜行平人受獘定其取捨在峻典刑自今已後天下

州府竊盜賊計贓幾貫須處極法臣等商量望委中書

門下五品已上尚書省四品已上御史臺五品已上與京兆尹同議奏聞仍編入格令所兾巽懦者政無寛縱剛猛者刑不至殘各奉朝章法歸畫一其强盜賊法律已重不在此限仍委出使郎官御史及度支鹽鐵廵院察訪務令遵守不得隳違者伏以竊盜本無死刑遂使刑法不一臣等既奉詔旨敢不盡心臣請自今已後大不應竊盜賊贓至絹三疋即處極法如未滿二疋即任節級科處不失罪人其計贓數即請准律以所在上估

絹為定其兩京及軍府浩攘之地或事繁一時制斷有異則請許量情定罪務在得中然後法禁不虧刑名可守勑旨朝廷施令所貴必行合於事情方可經久自今以後竊盜計贓至錢一貫已上處極法抵犯者便准法處分不得以收禁為名其奴婢本主及親戚同居行盜並許減等任長使酌度輕重處分如再四抵犯及有徒黨須重懲不在此例

三年十二月澤潞劉稹平欲定其母裴氏罪令百寮議

之刑部大理等議曰周禮司寇之職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舂稾漢律云妻子沒爲奴婢鍾繇曰自古帝王罪及妻子又晉朝議在室之女從父母之罰旣適之婦從夫家之罰謹按奴婢舂稾罪罰之類名則爲重而非罪刑然事出一時法由情斷裴氏爲惡有素爲奸已成分衣固其人心申令安其逆志臣等參議宜從重典從之

五年正月三日制節文據律已去任者公罪流已下勿

論公罪之條情有輕重苟涉欺詐豈得勿論自後公罪有情狀難恕並不在勿論之限大中四年正月勅攘竊之興起於不足近日刑法頗峻盜竊者刑網一干便處極法輕人性命重彼貨財既多殺傷且乖教化況非舊章自應議改其會昌元年二月二十六日勅宜令所司重詳定條流聞奏時刑部及大理卿同議奏請依建中三年三月十四日勅每有盜賊贓估價自絹三疋已上決設數不充量情科處

五年十月勅今後有官典犯贓及諸色取受但是全未發覺已前能經陳首即准律文與減等如知事發已有明兆雖未被追捕勘問亦不許陳首之限

乾符四年正月五日勅法律有去任勿論之條頗為僥倖今後應删

唐會要卷三十九

唐會要卷四十

宋　王溥　撰

君上慎恤

武德二年二月武功人嚴甘羅行刼為吏所拘高祖謂曰汝何為作賊甘羅言飢寒交切所以為盜高祖曰吾為汝君使汝窮乏吾罪也因命捨之

貞觀七年十月三日殿中監盧寛持私藥入尚食厨所

司議當重刑上曰秪是錯誤遂赦之

三年三月五日大理少卿胡演進每月囚帳上覽焉問曰其間罪狀亦或情有可矜何用皆以律斷對曰原情宥過非臣下所敢上謂侍臣古人曰鬻棺之家欲歲之疫非惡於人而利於棺故今之法司覆理一獄必求深文欲成其考今作何得使平允王珪奏曰但選良善平恕人斷獄允當者賞之即姦偽自息上曰古者斷獄必訊于三槐九棘之官今三公九卿即其職也自今天下

大辟罪皆令中書門下四品已上及尚書議之至三月十七日大理引囚過次到岐州刺史鄭善果上謂胡演曰鄭善果等官位不卑縱令犯罪不可與諸囚同列自今三品已上犯罪不須將身過朝堂聽進十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制决罪人不得鞭背初太宗以暇日閲明堂見五臟之系咸附于背乃嘆曰夫箠五刑之最輕者也豈容以最輕之刑而或致死之古帝王不悟不亦悲夫即日遂下此詔

五年八月二十一日詔死刑雖令即決仍三覆奏在京五覆奏遂以決前一日三覆奏決日三覆奏惟犯惡逆者一覆奏著于令初河内人李好德風疾瞀亂妖妄之言詔大興丞張蘊古按其事蘊古奏好德顛病有徵法不當坐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劾蘊古貫屬相州好德兄厚爲其刺史情在阿縱遂誅好德既而悔之故有此詔

上元元年閏四月十九日赦文自今已後其犯極刑宜令本司依舊三覆

其年十一月九日勑前勑在京决死囚日進蔬食自今已後决外州囚第三日亦進蔬食因謂三品已上曰今曹司未能奉法在下仍多犯罪數行刑戮使朕數食空飯公等豈不爲媿宜各存心以盡匡救

六年十二月十日親録囚徒放死罪三百九十人歸于家令明年來秋就刑其後應期畢至詔悉原之

七年十二月十二日詔三品已上犯公罪流私罪徒送問畢日須進身

總章二年五月十一日上以常法外先决杖一百或致殞斃乃下詔曰别於律外决杖一百者前後應五十九條决杖既多或至於死其五十九條内有盜竊及蠱害尤甚者今後量留一二條自餘四十七條並宜停
開元十二年四月勑比來犯盜先决一百雖非死刑大半殞斃言念於此良用惻然今後抵罪人合滿杖並從寛决杖六十一房家口移隷磧西其嶺南人移隷安南江淮人移隷廣府劒南人移隷姚嶲州其磧西姚嶲安

南人各依常式

天寶元年二月二十一日勅官吏准律應枉法贓十五疋合絞者自今已後特宜加至二十疋仍即編諸律著為不刊

四年八月十二日勅刑之所設將以閑邪法不在嚴貴於知禁今後應犯徒罪者並量事宜於諸軍効力

貞元八年十一月勅比來所司斷罪拘守科條或至死刑猶先決杖處之極法更此傷殘惻隱之懷實所不忍

自令已後罪之死者先決杖宜停

十三年四月勑農事方興時雨猶少言念囚繫慮有滯寃京城百司及畿內有禁囚李士政等六人合處極法從寛典宜各決四十配流諸州其餘禁繫者委御史臺與諸司計會勑到後五日內清理訖聞奏

元和四年二月勑自今已後在京諸司應決死囚不承正勑並不得行決如事迹凶險須速決遣并有別處分者亦令一度覆奏時右街功德使吐突承璀牒京兆府

稱奏勅令杖死殺人僧惠寂府司都不覆奏故有是詔
八年九月詔書減死戍邊前代美政量其遠近宜有便
宜自今已後兩京及關內河南河東河北淮南山西東
西兩道州府犯罪繫囚除大逆及手殺人外其餘應入
死罪並免死配流天德五城諸鎮有妻兒者亦任自隨
又緣頃年已來所有配隸或非重辟使至遠遷有司上
陳又煩年限今後如有輕犯更不得配流五城
開成四年五月勅京城百司及府縣禁囚動經歲月推

鞫未畢其有絶小事者亦數個月不速窮詰遷延時日由官吏因循致兹留獄炎蒸在候寃滯難堪宜付御史臺委裴元裕選强明御史三兩人各本司分閲文案清理疎决聞奏如官吏稽慢亦具名銜聞奏其年十月勅自今已後將勅决死囚不令覆奏者有司亦須准故事覆奏太和二年二月刑部奏伏准今年正月三日制刑獄之内官吏用情推斷不平因成寃濫者無問有贓無贓並不在原免之限又准律文出入人罪合當坐者不

言有贓無贓令請准律科本罪不得原免勑旨依

三年三月勑京畿之内萬類聚居觸刑章者多于天下加以百役牵應由斯致咎若一一不恕則殺戮滋多應京畿内見禁囚犯死者降一等從流當徒者以遠近節級遞減一等處分

四年四月勑法寺用法或持巧詐分律兩端遂成其罪既奸吏得計則黎庶何安今後宜令每書罪定刑但直指其事不得舞文妄有援引仍須頒示天下長吏嚴加

覺察不得輙用奸吏如有此色當令停解

八年四月勅朕比屬暇日周覽國史伏覩太宗因閲明堂見五臓之系咸附于背乃制決罪人不得鞭背且人之有生託於臓腑針炙失所尚致夭傷鞭撲苟施能無枉横況五刑之内笞最為輕豈可以至輕之刑致重之命朕恭承丕業思奉貽謀言念于兹載懐惻隱其天下州府應犯輕罪人除罪伏巨蠧法所難原者其他過誤罪狀及尋常公事違犯並宜准貞觀四年十一月十七

日制勑處分不得用鞭背刑自今年以後每立夏至立秋已前犯罪人就州府常條之中亦宜量與務減仍速為疏理不得久令禁繫仍並委御史臺切加糾察永為常式

咸通十四年五月勑慎恤刑獄大易格言語云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而獄吏苛刻務在舞文守臣因循罕聞親事以此械繫之輩溢於狴牢逮捕之徒繫於簡牘實傷和氣用致沴氛況時屬熇蒸化先茂育宜覃赦宥

以順生成其諸州府罪人並委本道十日内速理武信任人吏任情繫留觀察使判官本曹官必加懲譴

光化元年八月二十七日勅近日用刑皆隳舊例多黷斧鑕鮮行鞭笞今後應天下州縣科斷罪人切須明於格律不得以軍法戮人

臣下守法

武德四年王世充竇建德平大赦天下既而責其黨與並令遷配治書侍御史孫伏伽上表諫曰今年十三日

發雲雨之制既云常赦不免皆赦除之非直赦其有罪亦是於天下斷當許以更新因何世充建德部下赦後又欲遷之此是陛下自違本心欲遣下人若何取法如臣愚見經赦合免責諸欲遷配者並請放之則天下幸甚

貞觀元年太宗欲正奸吏乃遣人以財物試之有司門令史受餽絹一疋上怒將殺之民部尚書裴矩諫曰此人受賂誠合受誅但陛下以物試之即行極法所謂陷

人於罪恐非道德齊禮之義上納其言謂百寮曰矩能
廷折不肯面從每事如此天下何憂不理其年溫州司
戶參軍柳雄於隨資妄加階級人有言之上令其自首
若不首與爾死罪因言是真竟不肯首大理推得其偽
處雄死罪少卿戴胄奏據法止合徒上曰我已與之斷
當合與死罪胄曰陛下既不即殺付臣法司罪不至死
不可酷濫上作色遣殺胄言之不已至四五然後赦之
仍謂之曰曹司但能為我如此守法豈畏濫有誅夷也

七年貝州鄃縣令裴仁軌私役門夫上欲斬之殿中侍御史李乾佑奏曰法令者陛下制之於上率土遵之於下與天下共之非陛下獨有也仁軌犯輕罪而致極刑便乖畫一之理臣忝憲司不敢奉制

十四年尚書左丞韋悰勾司農木橦七十價百姓者四十價奏其乾沒上責有司召大理卿孫伏伽亟書司農罪伏伽曰司農無罪上驚問之伏伽曰只為官木橦貴所以百姓者賤倘官木橦賤百姓者無由賤矣但見司農

識大體而不知其過上悟謂悰曰卿識用不逮伏伽遠矣遂罷司農罪焉

永徽元年正月有洛陽人李弘泰誣告太尉長孫無忌謀反上令不待時而斬之侍中于志寧上疏諫曰陛下情篤功臣恩隆后戚以無忌横遭誣告事並是虚故戮告人以明賞罰竊據左傳聲子曰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天時也又按禮記月令曰孟春之月無殺昆蟲省囹圄去桎梏無肆掠止獄訟又漢書董仲舒曰王者欲有

所為宜求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於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陽常居大夏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虛空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臣伏願陛下暫迴聖慮察古人言儻蒙垂納則生靈幸甚疏奏從之

上元三年九月七日左威衛將軍權善才右監門中郎將范懐義並為斫昭陵栢木大理奏以官減外並除名上特令殺之大理丞狄仁傑執奏稱不當死上引入謂

曰善才斫陵上栢是我不孝必須殺之仁傑又執奏上作色令出仁傑進曰臣聞逆龍鱗忤人主自古以為難臣愚以為不然居桀紂時則難堯舜時則易臣今幸逢堯舜不懼比干之誅昔漢文時有盜高廟玉環張釋之廷諍罪止棄市魏文將斬一人辛毗引裾而諫亦見納用且明主可以理奪忠臣不可以威懼今陛下不納臣言臣恐瞑目之後羞見釋之辛毗於地下也陛下作法縣之於象魏徒罪死罪具有等差豈有犯非極刑即令

賜死法既無常則萬姓何以措手足陛下必欲變法請從今日為始古人云假使盜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之今陛下以昭陵一株栢殺二軍將千載之後謂陛下為何主此臣所以不敢奉詔殺善才陷陛下於不道上意乃觧謂仁傑曰既能為善才正我豈不能為我正天下也

神龍元年正月韋月將上變告武三思謀逆中宗大怒命斬之大理卿尹思正以發生之月執奏以為不可行

刑竟决杖流嶺南三思令所由因以非法害之思正又固爭之三年節愍之誅武三思事變之後其詿誤守門者並配流未行有韋氏黨密奏請盡誅之上令鞫斷大理卿鄭惟忠奏曰今大獄始決人心未寧若更改推必遞相驚恐則反側之子無由自安遂依舊斷

開元二年八月監察御史蔣挺有犯勅朝堂杖之黄門侍郎張廷珪執奏曰御史憲司清望耳目之官有犯當殺即殺當流即流不可决杖以士可殺不可辱也

十八年四月日冀州武强縣令裴景仙犯乞取贓積五千匹事發上大怒令集衆殺之大理卿李朝隱奏曰景仙緣是乞贓罪不至死又景仙曾祖故司空寂往屬締構即首參元勲載初年中家陷非罪凡其兄弟皆被誅夷唯景仙獨存今見承嫡據贓未當死坐准犯猶入議條十世宥賢功實宜録一門絶祀情或可哀願寛暴市之刑俾就投荒之役則舊勲不棄平典斯允手詔不許朝隱又奏曰有命自天處之極法生殺之柄人主合專

輕重有條臣下當守枉法者枉理而取十五匹便抵死刑乞取者因乞為贓數千匹止當流坐若今乞取得罪便處斬刑後有枉法當科欲加何辟所以為國惜法期守律文非敢以法隨人曲矜仙命射兎魏苑驚馬漢橋初震皇赫竟從廷議豈威不能制而法貴有常又景仙曾祖實為元勲恩倍常數若寂勲都弃仙罪特加則叔向之賢何足稱者若敖之鬼不其餒而捨罪念功乞垂天聽遂決杖一百配流

元和三年三月御史中丞盧坦奏前山南西道節度使柳晟授任方隅所寄尤重至於敕令理合遵行一意歸朝固違明旨復修貢賦有紊典章伏請付法又奏前浙東觀察使閻濟美到城亦有進獻當時勘者稱離越州後方見敕文道路已遥付納無處旣經恩赦須爲商量將誡來者之心必舉贖刑之典已書罰訖伏准今年正月制自今已後諸道長吏有離任赴闕庭者並不得取本道財物妄稱進奉苟有違越必舉憲章柳晟等旣違

新令不敢不奏上曰山南所進與栁晟不相關先釋放訖閻濟美制書頒下之時尋離本道身已在近物須有歸以此奏請進納非赦文所草之意其罰亦宜釋放坦既奏晟濟美二人皆當罪上召坦等褒慰久之曰晟等所獻皆是家財朕已許原不可失信坦奏曰赦令陛下大信也天下皆知之今二臣違令是不畏法陛下奈何受小利而失大信乎上曰朕已受之如何坦曰歸之有司不入内藏使四方知之以昭聖德上嘉納之

六年九月富平縣人梁悅為父報仇殺人自投縣請罪勅復讎殺人故有彝典以其申寃請罪視死如歸自詣公門發於天性志在殉節本無求生寧失不經特減死宜決一百配流循州於是史官職方員外郎韓愈獻復讎議曰伏奉今月五日勅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大端有此異同固宜辨論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伏以子復父讎見於春秋見於禮記見於周官見於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

而罪之者也最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盖以為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讎也如百姓相讎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

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相殺者也又周官曰凡報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言于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為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于今者或為官吏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又周禮所稱將復讎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為斷於今也然則

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由下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旨矣

八年二月僧鑒虚付京兆府决重杖一頓處死仍籍其財産鑒虚在貞元中以講說丐斂用貨利交權貴恣為姦濫事發中外掌權者便欲摇動之有詔復命釋其罪時御史中丞師存誠不受詔翌日又宣旨吾要此僧面詰其事非赦之也存誠又奏曰鑒虚陛下欲召之請先

賊臣然後取上嘉其有守遂令杖殺之

開元二年八月上御紫宸殿名御史中丞狄兼謩問李伯展獄如何兼謩奏曰不知陛下疑何事李伯展盧行簡及和州知場官盧元度已結奏訖並合處極法臣是法官只知有法陛下若欲原宥時降恩即得上歎曰卿守法如此吾無憂矣

定贓估

開元十六年五月三日御史中丞李林甫奏天下定贓

估互有高下如山南絹賤貴不等賤處計贓三百即入死刑貴處至七百已上方至死刑即輕重不侔刑典安寄請天下定贓估絹每匹計五百五十價為限勅依其應徵贓入公私依常式至上元二年正月二十八日勅先准格例每犯五百五十價估當絹一匹自今已後應定贓數宜約當時絹估並准實錢庶叶從寛俾在不易

刑部尚書

盧正已奏

天寳六年四月八日勅節文其贖銅如情愿納錢每斤

一百二十文若欠官物應徵正贓及贖物無財以備官役折庸其物雖多止限三年一人一日折絹四疋若會恩其物合免者停役

上元二年正月勅名利律評贓者皆據犯處當時物價及上絹估評功庸者計一人一日為絹三尺牛馬驢騾車亦同其船及碾磑邸店各依當時僦直庸雖多不得過其本價自今已後應定贓數宜約當時絹估並准實錢

元和三年正月勑今後應坐贓及他罪當贖者諸道委觀察判官一人專勾當及時申報如蔽匿不申者節級科貶如罪不應奏官長量情處置者其贓但准前申送御史臺充本色給用仍差御史一人專知贓贖不得以贓罰者其觀察判官差定後先具名聞奏

太和九年十月大理丞周太元奏准旨條云雜物依工估絹結贓所犯若干匹並無估定計折字者伏以監利物與兩稅物好惡有殊一例科決慮猶有屈今請盜換

兩稅紬綾絹等物請依元盜換匹數結罪科斷更不估定如盜換監利物雜麻布焦葛匹段絲線紙及諸色進貢物不是兩稅匹段等請准法式估定數依上絹結贓科斷勅旨依奏

大中六年閏七月勅應犯贓人其平贓定估等取所犯處及所犯月上絹之價假有蒲州盜監嶲州事發監以價使依令懸覈即蒲州中估之監准蒲州上絹之價於嶲州決斷之類縱有賣價貴賤不同者亦宜依估為定

其年十月中書門下奏其犯贓人平贓定估等其外州府比者雖准律文取當處上估絹或有不出土絹處縱有出處亦慮結獄之時須為勘估因其貴賤便生異端兼以州府絹價除果閬州外無貴於宋亳州上估絹者則外州府不許有土絹及無土絹處並請一例取宋亳州土絹估每匹九百文結計如所取得絹已費使及不記得色目即請取犯處市肆見貨當處中估絹價平之如不出絹處亦請以當處見貨雜用中估絹價平之庶

推勘有准斷覆無疑從之

論赦宥

貞觀二年七月上謂侍臣曰凡赦唯及不軌之輩古言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凡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奸宄者賊良人昔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夫小仁者大仁之賊故我有天下已來不甚放赦今四海安靜禮義興行數赦即愚人常冀僥倖唯欲犯法不能改過當須慎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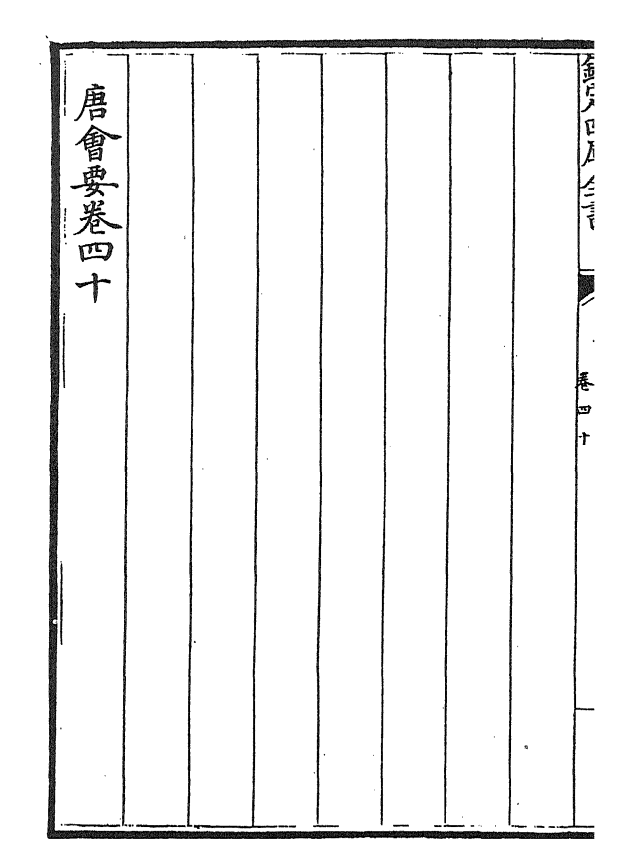
證聖元年獲嘉縣主簿劉幾道上表曰臣聞小不忍亂大謀小仁者大仁之賊竊以赦之為用復何益于國哉若乃皇業權輿天地初闢嗣君即位黎元更始則時藉夫非常之慶申以再造之恩必求之政術猶為未允況乃時非變革代屬清平而輒降彼諸恩原茲罪罰者乎是以歷觀㒷古兩漢舊事匡衡儒學之俊才吳漢弼諧之良輔至於讜言規主惟願勿赦劉先主亦嘗謂諸葛亮曰我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啟告理亂之道備矣

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叔季王父子歲歲赦宥何益于理及後主嗣業蜀赦漸多故孟卿於衆中責費褘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今主上仁賢百寮稱職有何旦夕之急而數惠奸宄之徒上違天時下違人理豈具瞻之美所望於明德哉自是蜀政凌遲浸以彫獘自皇家受命赦宥之澤可謂多矣近則一年再降遠則每歲無遺至若違法悖禮之徒無賴不仁之輩編户則敓攘為業當官則贓賄是求莫不公然故犯了無疑憚

設使身嬰桎梏跡窘狴牢而元日之朝指其天澤重陽之節佇降皇恩如其忖度或果釋免且下愚不移習性難改雖頻肆眚每放自新而見利忘義終焉不易用使俗多頑悖時罕廉隅為善者不沐恩光作惡者獨承徼倖若乃方正直言之士守善嫉惡之夫每欲攬轡埋輪效鷹鸇而報國褰帷露冕去蠹賊以安人而遇赦無以效其功閔恩無所施其巧古語云小人之幸君子不幸其斯之謂也伏望遠覽匡吳陳鄭之說近尋劉葛費孟

之談望今後頒節於赦庶使黎民知警奸宄肅清

開成元年五月上御紫宸殿問宰臣曰為政之道自古所難宰臣李石曰但朝廷法行即理上曰凡犯罪過人不得赦宥



唐會要卷四十

欽定四庫全書

唐會要卷四十一

宋 王溥 撰

斷屠釣

武德二年正月二十四日詔自今已後每年正月九日及每月十齋日並不得行刑所在公私宜斷屠釣

如意元年五月禁天下屠殺

聖歷三年斷屠殺鳳閣舍人崔融議曰春生秋殺天之

常道冬狩夏苗國之大事豺祭獸獺祭魚自然之理也一乾豆二賓客不易之義也上自天子下至庶人莫不揮以鸞刀烹之鶴鼎所以充庖厨故能幽明感通人祇輯穆百王千帝殊途同歸今若禁屠宰斷弋獵三驅莫行一切不許便恐違聖人之達訓紊明主之善經一不可也且如江南諸州乃以魚為命河西諸國以肉為齋一朝禁止百姓勞弊富者未革貧者難堪二不可也又如貧賤之流刲割為事家業儻失性命不全雖復日戮

一人終慮未能禁絶但益恐嚇唯長姦欺外有斷屠之名內誠鼓刀者衆勢利依倚請託紛紜三不可也雖好生惡殺是君子之用心而考古會今非國家之大體但使順月令奉天經造次合禮儀從容中刑典自然人得其性物遂其生何必改革方為盡善

景龍元年遣使江淮分道贖生以所在官物充直中書舍人李義府疏曰江南水鄉採捕為業魚鼈之利黎元所資雖雲雨之施有沾於末類而生成之惠未洽於平

人何則江湖之饒生育無限府庫之用支供易殫費之
若少則所濟何成用之儻多則常支有闕在于拯物豈
若優人且生鬻之徒唯斯是視錢刀日至網罟年滋弛
之一朝營之百倍未若廻救贖之錢物減貧戸之徭賦
治國愛人其福勝彼
景龍二年九月八日勑鳥雀昆蟲之屬不得擒捕以来
贖生犯者先決三十宜令金吾及縣市司嚴加禁斷
先天元年十二月勑禁人屠殺雞犬

二年六月勅殺牛馬騾等犯者科罪不得官當蔭贖公私賤隷犯者先決杖六十然後科罪

開元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勅諸州有廣造簺滬取魚並宜禁斷

二十二年十月十三日勅每年正月七月十月三元日起十三日至十五日並宜禁斷宰殺漁獵

二十三年八月十四日勅兩京五百里内宜禁捕獵如犯者王公以下錄奏餘委所司量罪決責

天寶五載七月河南道採訪使張倚奏諸州府今後應緣春秋二時私社望請不得宰殺如犯者請科違勅罪從之

六載正月二十九日詔令屬陽和布氣蠢物懐生在於含養必期遂性其滎陽僕射陂陳留蓬池自今以後特宜禁斷採捕仍改僕射陂為廣仁陂蓬池為福源池

七載五月十三日勅文自今已後天下每月十齋日不得輙有宰殺

至德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勅三長齋月並十齋日並宜斷屠釣永為常式

乾元元年四月二十二日勅每月十齋日及忌日並不得採捕屠宰仍永為式

建中元年五月勅自今已後每年五月宜令天下州縣禁斷採捕弋獵仍令所司斷屠宰永為常式并委州府長吏嚴加捉搦其應合供陵廟並依常式

貞元六年正月二十八日勅每年中和節及九月九日

自今已後逼節放三日開屠

開元二年八月勑慶成節宜令内外司及天下州府但以素食不用屠殺永為常式

會昌四年四月中書門下奏正月五月九月斷屠伏以齋月斷屠出於釋氏緣國初風俗猶近梁陳卿相大臣頗遵此教又弛禁不一只斷屠羊宰殺驢牛其數不少鼓刀者坐獲厚利糾察者皆受賄財比来人情共知此弊臣等商量正月一歲之首萬物生育之初諸起元日

斷三日每遇列聖忌日斷一日家國崇玄祖之道竭嚴奉之誠既以弘闡其風即須參用其教仍望准開元二十二年十月二十日敕正月七月十月三元日各斷屠三日餘望並停緣斷屠日數既少法令所宜畫一望委御史臺别條流聞奏從之

大中二年二月制爰念農耕是資牛力絶其屠宰須峻科條天下諸州屠牛訪聞近日都不遵守自今以後切宜禁斷委所在州府長官並録事叅軍等嚴加捉搦如

有牛主自殺牛並盜竊殺者宜准乾元元年二月五日勑先決六十然後准法科罪其本界官吏不鈐轄即委所在長吏節級重加科責庶令止絶

五年正月勑畿甸及天下州應屠宰牛犢宜起大中五年正月一日後三年內不得屠宰仍切加禁斷如郊廟饗祀合用牛犢者即以諸畜代之其年五月勑壽昌節天下不得屠殺

咸通十一年六月勑文其京城久旱未降雨澤宜權斷

屠宰

天祐元年九月勅乾和節文武百寮諸道進奏官准故事於寺觀設齋不得宰殺許酒菓脯醢

左降官及流人

貞觀十四年正月二十三日制流罪三等不限以里數量配邊要之州十五年四月勅犯反逆免死配流人六歲之後仍不聽仕

垂拱四年十一月一日勅犯罪諸色授以文武遠官年

考未滿方便解退者宜令依舊重任續前考滿

長壽三年五月三日勅貶降官並令於朝堂謝仍容三五日装束至任日不得别攝餘州縣官亦不得通計前後勞考

開元七年三月十六日勅左降入考未滿間重有犯應解免及放歸田里者並申奏更據状輕重量貶若是五流及餘犯自依常法

十年六月十二日勅自今以後凖格及勅應合決杖人

若有便流移左貶諸色決訖許一月內將息然後發遣其緣惡逆指斥乘輿者臨時發遣

天寶五載七月六日勅應流貶之人皆負譴罪如聞在路多作逗留郡縣阿容許其停滯自今以後左降官量情罪稍重者日馳十驛已上赴任流人押領綱典畫時遞相分付如是更因循所由官當別有處分

十三載二月初九敕文左降官承前遭憂皆不得離任孝行之道鬱而未通情禮之間深可哀恤如有此數並

宜放還仍申省計至服滿日准法處分自今以後編入常式

乾元元年二月五日勅節文其左降官非反逆縁坐及犯惡名教枉法强盜賊如有親年八十以上及患在牀枕不堪扶侍更無兄弟者許停官終養其流移人亦准此

建中三年正月勅諸流貶人及左降官身死並許親屬收之本貫殯葬其造蠱毒移鄉人不在此限

其年四月御史臺奏天下斷獄一切請待讞報以正刑名唯除殺人當罪自徒以上結竟者並徒置邊州京兆尹嚴郢駁奏曰臣伏以徒置邊州者流之異名流罪者有三等一例移配或恐未當其死罪除殺人之外又有十惡重罪造偽刻印并主典偽用印及强盜光火等若一切免罪徙邊於法太輕不足懲戒其徒罪條目至多或鬬毆爭競小有傷損或夫妻離異不犯義絕或養男別姓或立嫡違式或私行度關或相冒合戶如此之類不

可悲數令一切從邉與十惡造偽同等即輕重懸殊又准刑部格京城殷雜僁犯百端觸網陷刑徒罪偏廣若皆送覆繫滯寔多其徒已下罪非除免官當及勅杖者准外州縣例量事處分令若天下徒罪悉申所司皆待讞報法司斷結准式有程州縣禁囚動盈千百計每月徒配必不啻五六十人此則百姓動揺刑章紊撓又邉州及近邉犯死及徒流者復何以處伏請下刪定使詳覆然後施行從之

貞元三年五月詔停省天下州府官員其左降官仍舊

十一年五月左降官于邵劉鄴並量移授官故事量

移六品以下官皆吏部考授至是特授之

元和三年閏十二月廬州奏量移官司户參軍員外置

同正員顏頵母在揚州十二月二十七日身亡今請奔

喪者准貞元十八年五月十九日勑自今已後流人左

降官稱遭憂奔喪者宜令所司先奏聽進止

八年正月刑部侍郎王播奏天德軍五城及諸邊城配

流人臣等竊見諸處配流人每逢恩赦悉得歸還唯前件流人皆被本道重奏稱要防邊遂令没身終無歸日臣又見比年邊城犯流者多是胥徒小吏或是鬬打輕刑據罪可原在邊無益伏請自今已後流人及先流人等准格例滿日六年後並許放還冀抵法者足以悛懲滿歲者絶其愁怨從之

十二年四月勅應左降官流人不得補職及留連宴賞如擅離州縣具名聞奏

其年七月勅自今已後左降官及責授正員官等並從到任後經五考滿許量移今日以前左降官等及量移未復資官亦宜准此處分考滿後委本任處州府具元貶事例及到州縣月日申刑部勘責俾吏部量資望量移者仍每季具名聞奏并申中書門下其曾任刺史都督郎官御史并五品以上及常參官刑部檢勘其所犯事由聞奏中書門下商量處分其月勅左降官等考滿量移先有勅令因循日久都不舉行遂使幽遐之中

恩澤不及自今已後左降官及責授正員官等宜並從
到後經五考滿量移今日已後左降謫遠等官量移未
復省官亦宜准此處分如是本犯十惡及指斥乘輿妖
言不順假托休咎反逆餘累及贓賄數多情狀稍重者
宜具事由奏聞其曾任刺史督都郎官御史五品以上
常參官刑部檢勘具元犯事由聞奉並申中書門下商
量處分未滿五考已前遇恩赦者准當時即處分其復
資度數准元和二年六月二十七日勑諸道左降官等

經五考滿日許量移者具貶降官日授正員官或無責授並請至五考滿然後許本任處申闕幷餘左降官緣任處州府多是遐遠至考滿日其有申牒稽遲致留滯者其刺史本判官録事參軍等並請准天寶貞元兩度勅文依舊支給其本犯十惡等罪已有正名仍請依舊從之　其年十月勅自今已後流人不得因事差使離本處

十四年十一月吏部奏今請應責授官前制已改轉者

各勒依今任考數停替日便放東西合選時任自參選

不要及更有檢轄庶使人無凝滯事有指歸勅旨依奏

長慶元年正月三日制應亡官失爵及放還流人如先

有莊田已經沒官被人請射作主如本主及子孫到並

委州府却還務令安業

四年四月刑部奏准其年三月三日起請准制以流貶

量移輕重相懸貶則降秩而已流為擯死之刑部論理

條件聞奏今謹詳赦文流為減死貶乃降資量移者却

限年數流放者便議歸還准今年三月勑文放還人其中有犯贓死及諸色免死配流者如去上都五千里外量移校近處如去上都五千里已下者則約一千里内與量移近處如經一度兩度移六年未滿者更與量移亦以一千里為限如經三度兩度量移如本罪不是減死者請准制放還如左降官來復資遇恩滿五考者准元和十二年九月勑與量移又准今年正月德音諸色流人與減一年除減外滿五年即放還収叙其配流在

德音已後者不在減限又天德五城流人准長慶元年正月三日制以十年為限又限准三月十二日敕縱違恩敕不在放歸限今請待十年滿即放歸仍任取配流日計年數不在援引德音減年之限制可之開成元年二月敕貶責降資授正員官及曾經愆累停免未經引用者並與進改左降官有事情可恕才用足稱者中書門下量才處分

四年五月敕諸州府有責授六品以下正員官起今已

後宜委吏部許終四考滿與替仍先具事由申中書門下取指撿不得同尋常員闕使用　其年十月五日勅節文今後流人宜准名例律及獄官令有身名者已後聽赦無官爵者六年滿日放歸

會昌六年五月赦書節文應徒流人在天德振武者宜中量借糧種佃令耕田以為生業

大中三年六月勅先經流貶罪人殁於貶所有情非惡逆任經刑部陳牒許令歸葬絶遠之處仍量事給棺櫕

四年正月勅徒流人比在天德者以十年為限既遇鴻恩許量減三年但使循環添換邊不闕人次第放歸人無怨苦其秦原威武諸州諸闕先准格徒流人亦量與立限止於七年如要住者亦聽　其年十一月勅收復成維扶等三州建立已定條令制置一切合同其已罪配流人宜准秦原威武等州流人例七年放還　其年五月御史臺奏起請赦書節文流人該恩例須磨勘文書雖曰放還尚為拘絆其人經三度量移者赦書後委

所在長吏子細檢勘無可疑者便任東西訖具名聞奏臣今條流其流人每每量移之時請委刑部具先流甚處相承牒准赦文當日放東西訖具名聞奏其流人未有處分者請委刑部准此磨勘牒報本道并其事由報臺庶免留滯五年十一月中書門下奏今後有配長流及本罪合死遇恩得減等者並勒將妻同去有兒女情願者亦聽如流人所在身死其妻等並許東西州縣不任勾留情願任者亦聽

乾符元年九月十六日勅應殘疾篤廢犯徒流罪或是連累即許徵贖如身犯罪不在免限其年十五以下者准律文處分　五年五月二十六日刑部侍郎李景莊奏配州府流人流刑三等流二千里至流三千里每五百里為一等准律諸犯流應配者三流俱役一年稱加役流三千里役三年役滿及會赦免役者即於配所從戶口例今後望請諸流人應配者依所配里數無要重城鎮之處仍逐罪配之唯得就近勅旨從之

酷吏

載初元年九月來俊臣主制大獄每鞫囚不問輕重多以醋灌鼻禁地牢中或盛之於甕圍炙以火絶其餱糧至有抽衣絮以噉之者又令寢處糞穢備諸苦毒但入新開獄者自非身死絶不得出每有制書赦宥囚徒俊臣必遣獄吏盡殺之然後宣示公卿入朝默遭收捕故每出必與家人訣曰不知重相見否其月於都城麗景門内别置推事院謂之新開獄作大枷凡有十號一曰定百

脈二曰喘不得三曰哭地吼四曰著即承五曰失魂魄六曰實同反七曰反即是八曰死豬愁九曰求即死十曰求破家

天授二年正月御史中丞知大夫事李嗣真以來俊臣等用法嚴酷上疏曰臣聞陳平事漢皇謀疎楚君臣乃用黃金五萬斤行反間之術項王果疑臣下陳平反間遂行今告事紛紜虛多實少當有兇慝焉知必無陳平先謀疎陛下君臣後謀國家良善陛下昨語臣云我比

來已作此意是愚臣管測先天而天弗違至如羅織之
徒即疎閑之漸陳平反間其遠乎哉王制曰凡用刑史
以獄成告于正正聽之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
之棘木之下與孤卿大夫公侯伯子男以獄成告于王
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成又告于王王三宥之然
後制刑臣竊見比日獄官一單車使推從萬事即定法
家隨斷不令重推或有臨時使決不待聞奏此權由臣
下非審慎之法儻有冤濫何由可知況乎九品之官專

命推覆既不在秋官官省審復不由門下事非可久物情駭懼老子云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今日假此威權便是窺國家之利器也不可不慎

長壽元年有上封事人言嶺南流人有隂謀逆者乃遣司刑評事萬國俊攝監察御史就案之若得反狀便許斬決國俊至廣州徧召流人擁之水濵以次加戮三百餘人一時併命然後鍜鍊曲成反狀仍誣奏云嶺南道流人咸有怨望若不推究為變不遥則天然其奏又命

攝監察御史劉光業王德壽鮑思恭王大貞屈貞筠等分往劍南黔中安南嶺南等六道案鞫流人於是光業誅七百人德壽誅五百人其餘少者不減數百人時周興來俊臣相次受制推究大獄又與侯思止王弘義郭霸衛遂忠等招集告事者數百人共爲羅織以陷良善又造羅織經一卷其意旨皆網羅前人織成反狀海內震懼道路以目麟臺正字陳子昂上書曰臣聞之聖人出必有驅除蓋天人之符應休命也日者東南微孽敢

謀亂常陛下順天行誅罪惡咸服豈非天意欲彰陛下神武之功哉而執事者不察天心以為人意惡其首亂唱禍法合誅屠將息奸源窮其黨與遂使陛下大開詔獄重設嚴刑冀以懲創于天下故大或流血小禦魑魅令朝廷惶惶莫有固志海内傾聽以相驚恐愚臣昧焉竊恐非五帝三皇伐罪弔人之意也頃年以来伏見諸方告密牽連至百千輩大抵所告以揚州為名及其窮竟百無一實遂使奸惡之黨快意相讐睚眦之嫌即稱有

寃一人被訟百人滿獄使者推捕冠蓋如市或謂陛下愛一人而害百人天下唱之莫知寧所伏願念之即天下幸甚萬年縣主簿徐堅上疏曰臣聞書有五聽之道慮失情實也令著三覆之奏恐致虛枉也比見有勅勘當反逆命使者得實便行決殺人命至重死不可生儻萬分之中有一不實欲訴無路懷枉誰明飲恨吞聲赤族從戮豈不痛哉此不足肅姦逆而明刑典適所以長威福而生疑懼臣望絕此處分依法覆奏則死者甘伏

知泣辜之恩生人歡悦見詳刑之意鳳閣舍人韋嗣立上疏曰臣聞堯舜之日畫其衣冠文景之世幾致刑措歷兹千載以為美談今四海多銜寃之人九泉有抱痛之鬼並自揚蔡之後刑獄漸興用法之伍務於窮竟連坐相牽數年不絶遂使巨姦大猾伺隙乘間内包豺狼之心外示鷹鸇之跡陰圖潛結共相影會至以似是之言成不赦之罪皆深為巧詆恣行楚毒人不勝痛便乞自誣公卿士庶連頸受戮道路籍籍雖知非辜而鍛鍊已成

辨占皆合縱臯陶為理于公定刑則謂汙宮毁柩猶未塞責雖陛下仁慈哀念恤獄緩死及覽辭狀便已周密皆謂勘鞫得情是其實罪雖欲寛舍其如法何於是小乃身誅大則族滅相縁共坐者不可勝言此豈宿構讎嫌將申報復皆圖苟成功效有求官賞當時稱傳謂為羅織弄法侮文傷人實甚且如仁傑元忠俱罹枉陷被勘鞫之際亦皆已自誣向非陛下至明無以省察則葅醢之戮已及其身欲望輸忠聖世安可復得陛下擢而

升之遂名為良輔國之棟幹稱此二人何乃前非而後是耶誠由枉陷與甄明耳陛下倘録垂拱以來伏法者並追還官爵緣累之徒普霑恩造如此則天下皆知此所陷罪元非陛下之意監察御史魏靖上疏曰夫酷吏者資矯佞以事君行刻薄以臨下矯佞似乎用意刻薄類乎無私侮憲害公弄權亂法臣見周興来俊臣等恣意騁暴縱虐含毒讐疾在位安忍朝臣罪隨情加刑隨意改當其時也囹圄如市朝廷以目旣而神靈不昧寃

魂有託竊見來俊臣身處極法者以其羅織良善屠陷
忠賢籍沒以勸將來明戮以謝天下臣又聞之道路上
至聖主傍洎貴臣明知有羅織之事矣使臣既死推者
獲功胡元禮超遷裴談受榮賞中外稱慶朝野載安破
其黨者既能賞不逾時被其陷者豈可銜冤累歲且稱
反之徒須反狀唯據片辭即請行刑拷楚妄加疑似何
限臣又聞之郭霸自刺而唱快萬國俊被傷而遽亡崔
獻可臨終膝拳於項李仁敬將死舌至於臍備在人謠

不為虚説伯有晝見殆無以過此亦羅織之一據也臣以至愚不識大體倘使平反者數人衆共詳覆来俊臣等所推大獄庶鄧艾獲申於今日孝婦不濫於昔時矣后悟乃下詔以来俊臣所推鞫人身死籍没者令三司重檢勘有冤濫者並皆雪冤聖歴元年則天謂侍臣曰往者来俊臣等推制獄朝臣遞相牽引咸承反逆中間疑有枉濫更遣近臣就獄親問皆得手狀承引不虚近日俊臣死更無聞有反者然則已前受戮者不有冤濫

耶夏官侍郎姚元崇對曰比破家者皆是枉酷自誣告者持以為功天下號為羅織甚至陛下令近臣就獄親問者近臣亦不得自保何敢動揺今日已後臣之一門百口保見在内外官吏無反者乞陛下得告狀收掌更不須推則天大悦曰以前宰相皆順成其事陷朕為淫刑之主

萬歳通天二年九月初契丹平命郊寧道大總管河内王懿宗按撫河内諸州懿宗所過殘酷有犯法應死者

必生取膽然後殺之雖流血盈庭言笑自若先賊帥何
阿小攻陷冀州亦多屠害士女故時人號懿宗阿小為
兩河語曰唯此兩河殺人最多嫉之甚矣
神龍元年三月二日制故司僕少卿徐有功執事平恕
追贈越州都督特授一子官又以劉光業王德壽王處
貞劉景陽屈貞筠丘神勣來子珣周興來俊臣魚承曄
王景昭索元禮傅遊藝王弘義張知默裴籍焦仁亶侯思止
郭霸李敬仁皇甫文備鮑史恭等二十三人自垂拱已

来枉濫殺人所有官爵並令追奪唐奉一李秦授依前配流至開元二年二月一日勑周利貞裴談張福正張思敬王承劉暉楊允姜暐封行己魚承曄張知黙衛遂忠公孫琰鍾思廉等十三人皆為酷吏比周興来俊臣俟思止等事跡稍輕並宜放歸田野終身勿齒至十三年三月十一日勑周酷吏来子珣等身在者宜長流嶺南身没子孫亦不許仕劉景陽丘神勣劉暉王景昭李嘉言魚承曄皇甫文備傅遊藝宜配嶺南身没子孫亦

不許干仕進

寶應元年貶御史中丞敬羽為道州刺史尋有詔殺之

初肅宗收復兩京時刑官多以失出得罪自毛若虛敬羽以深文巧詆相繼為中丞皆為上所親信乃作大枷有鉤鷩掄著即悶絕又掘地為坑實以棘刺以敗席覆之須囚臨坑訊之多墜其中萬刺攢之以就死又有裴昇畢曜亦以酷聞當時有毛敬裴畢之稱

貞元二十一年二月貶京兆尹李實為通州長史實為京兆尹目國哀已後殘害人吏悉不聊生無辜斃踣者甚衆及譴日市井歡呼爭投瓦礫間道乃免

元和十四年七月沂海觀察使王遂為衆所殺遂初到鎮好以汙俗詆將卒日肆殘賊喜怒不中理其將王弁乘人心不堪率衆為亂遂竟遇害始遂每有笞撻其杖率過制既遇禍監使封其杖來獻上命出示於朝以作誡焉

雜記

貞觀十一年正月勑在京禁囚每月奏自立春至秋分不得奏決死刑十三年八月四日勑身體髮膚受之父

毋不合毀傷比來訴競之人即自刑害耳目自今以後犯者先决四十然後依法

十六年十月二十六日詔盜賊之作為害實深州縣官人多求虛譽茍言盜發不欲陳告鄉村長正知其此情遞相勸止十不言一假有被論先拘物主爰及鄰伍久嬰縲絏有一於斯實虧正化自今以後勿使更然

永徽五年三月制州胥吏犯贓一匹以上先决一百然後准法

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詔投匿名書國有常禁凡厥寮庶咸應具悉近遂有人向朝堂之側投書於地藏其姓名誣人之罪朕察其所陳皆極虛妄此風若扇爲蠹方深自今已後内外法司及别勅據事宜並依律文勿更别爲酷法其匿名書亦宜准律處分

永淳二年二月制官人犯法經斷後得雪者並申尚書省詳定若前被枉斷及有妄雪者具狀聞奏

延載元年勅盜公私尊像入大逆條盜佛殿内物同乘

御物

神龍三年八月七日勑反逆緣坐人應没官者年至十六以上並配嶺南遠惡州為城奴

景雲二年九月二十六日勑新授官已上者不得更訴屈

開元三年二月勑禁别宅婦人如犯者五品已上貶遠惡州婦人配入掖庭

四年正月六日勑除長官以外因公事責決罰不過十

下其私事專執當者不得過二十

二十二年十月九日勅犯罪逃走者其贓即先徵納後捉獲推勘贓數減少不在却還之限

天寶五載十一月五日其偽畫印宜用偽刻印鑄印之例處分永為常式

九載十二月二十九日勅責情狀專知官有二十減十下自今已後判司縣令一人犯奪太守一季禄丞簿尉一人有犯與縣令中下考三人已上既量事貶黜

建中元年二月十五日勅責情狀宜准格式處分至正

元六年十一月八日勅自今已後太守縣令有犯贓者

宜令加常式一等

至元年建丑月二十一日京兆尹魏少遊奏令長職在

親人丞簿尉有犯無不委悉比来各相蒙蔽悉狥人情

百姓艱辛職由於此令已後丞簿尉有犯贓私連坐縣

令其罪減所犯官二等兾遞相管轄不得為非勅旨依

天下諸州准此

乾元元年二月五日勑節文州縣佐官已下笞杖不得過十下已上須取長官處分

廣德元年七月十一日勑節文應天下刑獄大理正斷刑部詳覆下中書門下處分

元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御史臺奏決囚准令以未後者不得申時如州府及諸司已至未後者許至來日仍請勑本司官准制與御史同監引決從之

長慶二年九月勑應犯贓罪令後不得以散試官當罪

元和三年四月勅應勲官及六品以下階宜准散試官例不得當罪

大中五年四月應勅諸道州府及京諸司所有推勘奏狀宜令具小節目狀於大狀前同進今天下謂之小狀自此始也

七年四月六日勅法司斷罪每脊杖一下折法杖十下臀杖一下折笞杖五下則吏無逾制法守常規

唐會要卷四十一

唐會要卷四十二

宋 王溥 撰

歴

武德元年五月太史令唐儉丞傅奕上言東都道士傅仁均能為歴算於是下詔令仁均與儉等議造唐歴是歲九月歴成仁均奏新術七事其一曰昔洛下閎以漢武太初元年歲在丁丑更歴起元元在丁丑今大唐以

戊寅年受命甲子日登極所造之歴即上元之歲歲在
戊寅命日又起甲子以三元之法一百八十去其積歲
武德元年戊寅為上元之首則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
珠合於今日其二曰堯典云日短星昴以殷仲冬前代
造歴莫能允合臣今創法五十餘年冬至輙差一度則
却檢周漢千載無違其三曰經書日蝕毛詩為先十月
之交朔日辛卯臣今立法却推得周幽王六年十月辛
卯朔蝕即明其中間並皆符合其四曰春秋命歴序云

魯僖公五年壬子朔旦冬至諸歷莫能符合臣今造歷
却推僖公五年春正月壬子朔旦冬至則自斯以降並
無差爽其五曰古歷日蝕或在于晦或在二日月蝕或
有望前或在望後臣今立法月有三大小則日蝕常在
于朔月蝕常在于望却檢魯史並無違爽其六曰前代
造歷命辰不從子半命度不起虛中臣今造歷命辰起
子半命度起于虛六度命辰得中于子符陰陽之始會
歷術之宜其七曰前代諸歷月行或有晦猶東見朔以

西胱臣今以遲速定朔永無此病疏奏上善之擢拜仁均員外散騎常侍尋改太史令明年遂施行戊寅元歴至武德三年大史奏正日望及二月八日朔當蝕比不效其後中書令封德彞奏言歴詔吏部郎中祖孝孫考其得失孝孫使算學博士王孝通以甲辰歴法駁仁均所繆仁均援引答難孝孫乃畧去尤疏濶者餘依仁均舊時武德六年九月詔太理卿崔善為考正歴數善為所改凡三十餘條至貞觀元年將仕郎李淳風又奏駁太

史歷十有八事詔下善為課二家得失其七改從淳風餘一十一條並依舊也

十四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初太史令傅仁均定歷以癸亥為朔旦詔下公卿八座詳議公卿已下奏曰伏見李淳風表猶古歷分日于子半勘得今歲十一月甲子朔子初一刻冬至故太史令傅仁均欲苟異張曹玄法減餘稍多子初為三刻用乖天正又南宮子明薛頤等並云自初及半日月全未相風子午之法推校春秋已來晷度薄蝕事

皆符合奏勅付所司集衆詳加考定謹與國子祭酒孔穎達等一十一人尚書八座參議得失惟仁均定朔事有微差淳風推校理尤精密請從淳風議至十八年太史丞李淳風與司歷使士通等上言故太史令傅仁均武德初定歷代已來日月薄蝕或差于朔望者此由一月大一月小晦朔或致參錯應所制法三大三小日月之蝕必在朔望令依仁均造法一十九年為一章以定朔望之期然次年九月後四月頻大即仁均之術于古

法有違詔令集諸解歴者詳之不能定其後制令所造
歴還依傅仁均平朔法迄于麟德元年至二年十月二
十日以祕閣郎李淳風所撰麟德歴頒于天下詔曰朕
仰觀九曜傍總五家去其繁衍裁以要密古所未通今
即備載而改之初占歴歲推甲子得於天正合朔之夜
應以嘉祥五緯若連珠二曜如合璧此授農升平可致
昔洛下閎漢歴律云後八百歲當有聖人受之自此以
來將年八百矣當仁朕亦何讓宜即宣布永為詔範可

名曰麟德來年以後行用之又太史瞿曇羅上經緯歴法九卷詔令與麟德歴參行

弘道元年十二月太史頒歴是月當小盡去八月有勅來年正月宜用朔故加癸未馬三十日癸未

神功二年閏十月二十六日制改正月為閏十月臘月二日為正月一日臘月詔曰頃者所司造歴以臘月為閏稽考史籍便紊舊章遂令歳之中晦仍見月重更尋討果差一日可以本月為閏十月來月為正月是歳得

甲子合朔冬至

神龍元年太史丞南宮說奏麟德歷加時浸疎乃詔更理乙巳歷至景龍中歷成詔令施用及睿宗即位寢廢不行

開元十六年八月十六日特進張說進開元大衍歷命有司行用之先是九年太史頻奏日蝕不驗詔沙門一行刊定律歷上本顓頊下至麟德洎十五年一行遂奉詔旨成之因編以勒成一部經章十卷長歷五卷歷議十卷立成法天竺九歷二卷古今歷書二十四卷凡例奏章一卷凡五十二卷

乾元元年六月十七日頒山人韓穎等所造新歷每節

後加舊歷四刻代宗用郭獻之五紀歷

德宗用徐承嗣貞元歷

元和二年二月司天造新歷成獻之詔名元和觀象歷

渾儀圖

貞觀初李淳風上言靈臺候儀是後魏遺範法制疎略難為占步上因令淳風改造渾儀鑄銅為之至七年三月十六日直太史將仕郎李淳風鑄渾天黄道儀成奏之置于凝暉閣其制度以銅為之表裏三重下據准基

如十字末樹鼇足以表四極焉第一儀名六合儀有天經雙規金渾規相結于四極之内備二十八宿十干三辰經緯三百五十五度第二儀名三辰儀圜徑八尺有璿璣規黃道規月遊規天宿短度七曜所行並備於此轉於六合之内第三儀名四遊儀玄樞為軸以連玉衡遊筩而貫約拒地軸傍轉于内又玉衡在樞之間而南北遊仰以觀天之辰宿下以識器之晷度因撰法象志七卷以論前代渾儀得失之差

開元八年六月十五日左金吾衛長史南宮説奏渾天圖空

有其書令臣既脩九曜占書須要量校星象望請造兩枚一進內一留曹司占驗許之至九年太史頻奏日蝕不效詔改新歷沙門一行奏云今欲創歷立元須知黃道進退請更令太史測候星度有司云承前唯依赤道推步官無黃道遊儀無由測候時率府兵曹參軍梁令瓚待制于麗正書院因起游儀本樣甚為精密一行乃上言曰黃道遊儀古有其術而無其器以以黃道隨天運動難用常儀格之故昔人潛思皆不能得今梁令瓚創造此圖日道月交莫不自

然契合既于推步尤要望就書院更以銅為之庶得考驗星度無有差舛從之至十二年造成又上疏曰舜典云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說者以為取其運轉者為樞持正者為衡皆以玉為之用齊七政之變知其盈縮進退七政之所在即古太史渾天儀也自周室衰微疇人喪職其制度儀象莫有傳者漢興丞相張蒼首創律歷之學至武帝詔司馬遷等更造漢歷乃定東西立晷儀下漏刻以追二十八宿相距晷度與古不同故唐都分天部洛下閎運算轉歷今赤道歷度則其

遺法也後漢永元中左中郎將賈逵奏曰臣前上傅安等用黃道度日月弦望多合近太史官一以赤道度之不與天合願請太史官日月宿薄及星辰晷度與待詔星象考校奏可得典星待詔姚崇等十二人皆曰星圖有規法日月實從黃道官無其器不知施行甘露二年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以圖儀度日月行考驗天運日月行赤道至牽牛東井日行十五度至婁角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此前代所共知也是歲永元四年也明年始詔太史造黃道銅儀冬至

日在斗十九度四分度之一與赤道儀定差二度史官以校日月弦望雖密近而不為望日銅儀黄道與度運轉難候驗是以少條其事其後劉洪因黄道渾儀以考月行出入遲速而後世理歷者不遵其法更從赤道命之以驗賈逵所言差謬益甚此理之大惑也今靈臺鐵儀後魏明元時都匠斛蘭所造規製朴畧度刻不均赤道不動乃如膠柱不置黄道進退無准此據赤道月行以驗入歷遲速多者或至十七度少者僅出十度不足

以上稽天象敬授人時近秘閣郎中李淳風著法象志備載黄道渾儀法以玉衡旋規别帶日道傍引二百四十九交以推月遊用法煩雜其術竟寢臣伏承恩旨更造游儀使赤道運行以追列舍之變因二分之中以立黄道交于軫奎之間二至陟降凡二十四度黄道之内又施白道月環用究陰陽朓朒之數動合天運簡而易從足以制器垂象永傳不朽于是上親為制銘置之于靈臺以考星度二十八宿及中外官與古經不同者凡數

十條又詔一行與梁令瓚及諸術士更造渾天儀鑄銅為之若圓天之象上具列宿赤道及周天度數注水激輪令其自轉一日一夜天轉一周又別立二輪絡在天外綴以日月令得運行每天西轉一匝日東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凡二十九轉有餘而日月會三百六十五轉而日行匝仍置木櫃以為地平令儀半在地上半在地下晦明朔望遲速有准又立二木人于平地之上前置鍾鼓以候辰刻每一刻則自然擊鼓每

一辰則自然撞鍾皆于櫃中各施軸鈎交錯關鎖相持既與天道合同當時甚稱其妙鑄成命之曰水運渾天俯視圖置于武成殿前以示百寮無幾而銅鐵漸澁不能自轉遂收置于集賢院不復行

測景

儀鳳四年五月太常博士檢校太史令姚玄辯奏于陽城測景臺依古法立八尺表夏至日中測景有一尺五寸正與古法同調露元年十一月十一日所得圭長一

丈二尺七寸

開元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命太史監南宮說及太史官大相元太等馳傳往安南朗蔡蔚等州測候日影迴日奏聞數年伺候及還京與一行師一時校之安南景北極高二十一丈六分冬至日影七尺九寸四分春秋二分影二尺九寸三分夏至影在表南三寸三分測影使者大相元太云交州望極纔出地三十餘度以八月自海中南望老人星殊高老人星下環星粲然其明大者甚衆史不載莫辨其名大率去南極二十度已上其星皆見乃古渾天家以為常沒地中伏而不見之所也

蔚州

横野軍北高四十度冬至影一丈五尺八寸九分春秋二分影六尺六寸二分夏至影在表北二寸九分此正所為中土南北之極其即兗蔡許河南府滑太原等州各有使往並差不同一行以南北日影校量用勾股法筭之云大約南北極相去纔八萬餘里其諸州測影尺寸如左林邑國北極高十七度冬至影在表北六尺九寸定春秋分影在表北二尺八寸五分夏至影在表南五寸七分安南都護府北極高二十一度六分冬至影在表北七尺九寸四分定春秋分影在表北二尺九寸三分夏至影在表南三寸三分朗州

武陵縣北極高二十九度五分冬至影在表北一丈五尺三分定春秋分影在表北四尺四寸七分夏至影在表北七寸七分襄州常春分影在表北四尺八寸蔡州武津館北極高三十度八分冬至影在表北一丈二尺三寸八分定春秋分影在表北五尺二寸八分夏至影在表北一尺四寸四分許州扶溝北極高三十四度三分冬至影在表北一丈一尺五寸定春秋分影在表北五尺三寸七分夏至影在表北一尺四寸四分河南府部城北極高三十四度七分冬至影在表北一丈二尺七寸一分定春秋分影在表北五尺四寸五分夏至影在表北一尺四寸九分汴州浚儀大岳臺北極高三十四度八分冬至影在表北三丈二尺八寸五分定春秋分影在表北五尺五寸夏至影在

表北一尺五寸三分滑州白馬北極高三十五度三分冬至影在表北一丈三尺定春秋分影在表北五寸六分夏至影在表北五寸七分太原府常春分影在表北六尺蔚州横野軍北極高三十度冬至影在表北一丈五尺八寸九分定春秋分影在表北六尺六寸二分夏至影在表北二尺二寸九分

地震

貞觀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松叢二州地震壊人廬舍二十年九月十五日靈州地震有聲如雷二十三年八月晉州地震壊人廬舍壓死者五千餘人三日震十一

月五日又震

永徽元年四月一日又震六月十二日又震上以晉州屢震謂羣臣曰朕政教不明使晉地屢有震動侍中張行成曰天陽也地陰也陽君象陰臣象君宜轉動臣宜安靜今晉州地震彌旬不休將恐女謁用事大臣陰謀且晉州陛下本封今地屢震尤彰其應伏願深思遠慮以杜其萌

開元二十二年二月十八日秦州地震令倉部員外郎

韋伯陽宣慰又令左丞相蕭嵩致祭山川所損之家委隨事處置聞奏（先是秦州百姓聞州西北地下殷殷有聲俄而地震廨宇及居人廬舍悉崩毀地裂而復合連時不定計殺官吏及百姓四千餘人）

至德元年十一月河西地震有聲圻裂陷廬舍張掖酒泉尤甚二年三月河西又震

大歷四年二月十六日夜京師地震有聲如雷

建中四年三月甲子京師地震生毛或白或黃有長尺餘者其年五月辛巳夜京師地又震

貞元二年十一月京師地夕三震巢烏驚散東都闗輔地並震

四年正月庚戌上御丹鳳門宣赦是夕京師地震辛亥又震丁夘又震庚午又震詔脩政以答天譴癸酉又震乙亥又震是月金州房州地震尤甚江溢山裂屋宇摧壞至二月辛未又震甲申又震乙酉又震丙申又震己未京師又震庚午又震三月甲寅又震四月丙寅又震八月甲午又震其聲如雷上謂宰相曰朕寡德地數震

當修政道以答災譴甲午又震

九年四月辛酉京師地震有聲如雷河中關輔尤甚壞屋壁廬舍或地裂湧出水

十年夏四月戊申京師地震癸丑又震

十三年七月乙未司天監奏今日午時地震從東來須臾而止

元和七年八月京師地震上謂宰臣曰昨者地震草樹皆動揺何祥也宰相李絳曰在昔玄元皇帝以大聖明

舋通于天人之理因周三川之震云天地之氣不過其序若過其序人政亂也人政乖錯則上感陰陽之氣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勝于是有地震日蝕蓋地載萬物日為君象政有感傷天地變異春秋書之示戒用徵後王伏願陛下勉保虔恭之誠動以利萬物綏萬方為慮則變異自銷休徵可致

九年三月丙辰嶲州地震晝夜八十震壞廬舍死傷者

百餘人

十五年閏正月京師地震半刻已下

太和九年四月京師地震瓦屋皆墮二年十一月乙丑

京師地震

大中三年十一月京師地震振武天德靈武夏州鹽州

皆奏地大震壞軍城廬舍雲迦鎮使及荆南押防秋兵

馬小使並壓死儀卒死者數十輩

十四年五月庚戌京師地震山谷禽獸驚走

咸通八年五月丁未河中晉絳上言地大震廬舍壓仆傷人

乾符三年雅州奏自六月地震至七月不止

日蝕

高祖朝四　武德元年十月壬申朔四年八月丙戌朔六年十二月壬寅朔九年十月丙辰朔

太宗朝十五　貞觀元年閏三月癸丑朔九月庚戌朔二年三月戊申朔七月乙巳朔三年八月己巳朔四年

正月丁卯朔六年正月乙卯朔九年閏四月丙寅朔十一年三月丙戌朔十二年閏二月庚辰朔十三年八月辛未朔十七年六月己卯朔十八年十月辛丑朔二十年閏三月癸巳朔二十二年八月己酉朔

高宗朔十二　顯慶五年六月庚午朔乾封二年八月己丑朔總章二年六月戊申朔咸亨元年六月壬寅朔二年十一月甲午朔三年十一月壬申朔上元元年三月辛亥朔調露二年四月乙巳朔十一月壬申朔開耀

元年十月丙寅朔永淳元年四月甲子朔十一月庚申朔

天后朝十三　垂拱二年二月辛未朔四年六月丁亥朔天授二年四月壬寅朔如意元年四月丙申朔長壽二年九月丁亥朔三年九月壬午朔延載元年九月壬午朔證聖元年二月己酉朔聖曆三年五月乙酉朔久視元年五月己酉朔長安二年九月乙丑朔三年三月壬戌朔九月庚寅朔

中宗朝二　神龍三年六月丁卯朔景龍元年十二月己丑朔

睿宗朝一　太極元年二月丁卯朔

玄宗朝十七　先天元年九月丁卯朔開元三年七月庚辰朔六年五月乙丑朔七年五月己丑朔九年九月乙巳朔十二年閏十二月丙辰朔十七年十月戊午朔二十年二月癸酉朔八月辛未朔二十一年七月乙丑朔二十二年十二月戊子朔二十三年閏十一月壬午朔二

十六年九月丙申朔二十八年三月丁亥朔天寶元年七月癸卯朔五載五月壬子朔十三載六月乙丑朔

肅宗朝二 上元二年七月巳未朔既大星見至德元年十月辛巳朔

代宗朝二 大歷三年巳巳朔四年正月庚午朔

德宗朝七 貞元三年八月辛巳朔日有蝕之有司准禮將伐鼓于社未許大常卿董晉奏曰伐鼓于社所以責羣陰助陽光也所宣詔命不合經義奏請不報竟不

伐鼓六年正月戊戌朔先是有司奏元日太陽虧遂罷朝會至時不蝕百寮稱賀七年六月庚寅先是司天奏是日太陽虧至時以陰雲不見百寮稱賀八年十一月壬子朔日有蝕之上不視朝司天監徐承嗣奏據歷數合蝕八分今退蝕三分計減強半准占君盛明則陰匿而潛退請宣示朝廷編諸史冊詔付所司十年三月壬寅司天奏四月癸卯朔太陽虧巳後五刻食既未後五刻復滿者舊例合宣行太常博士姜公復狀奏准開元

禮太陽虧皇帝不視事其朝會合停勅旨依奏至時陰雲不見百官表賀十二年八月朔十七年五月壬戌朔

憲宗朝五　元和三年七月癸巳上謂宰臣曰昨太史奏太陽虧及朔日上瞻如言皆驗其故何也又素服救日之儀有何所憑李吉甫對曰日月運行遲速不齊凢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餘日行一度月行十二度有餘率二十九日半而與日會又月行有南北九道之異或進或退若晦朔之交又南北同道即日為月之所掩故

有薄蝕之變雖自然常數可以推步然日為陽精當人君之象若君行有緩急即日為之遲速稍逾常制為月所掩即陰侵於陽亦猶人君行或失中應感所致故禮記云男教不修陽事不得謫見于天日為之蝕婦順不修陰事不得謫見于天月為之蝕古者日蝕則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職月蝕則后素服而修六宫之職皆所以懼天戒自省惕也君人者居物之上易為驕盈故聖人制禮務乾乾夕惕以奉順天道苟德備則天人合應百

福來臻陛下恭巳嚮明日慎一日又顧憂天譴則聖德益固昇平何遠伏望長保睿志以永無疆之休臣等不勝欣感之至因與同列稱賀上深然其言謂吉甫等曰書傳皆言天之交感妖祥應事蓋如卿說且素服救日乃自貶之旨朕自惟不德實懼有以致譴咎載深兢惕卿等當悉務理匡我不逮也十年八月巳亥朔十三年六月壬子朔

穆宗朝一　長慶二年三月太禮院奏四月一日太陽虧

准開元禮其日廢務皇帝不視事居數日上謂戶部尚書韋綬曰災可禳福可禱乎對曰可以德禳宋景公善言而妖星為之退舍是也福不可以求致故漢文帝於祠祀命有司敬而不祈用能變已成之災享自致之福著于史傳其理甚明今人或不慎行以祈災銷媚于神而冀福至神苟有知當因致譴上深然其言

文宗朝三　太和八年二月壬午朔開成元年正月丙辰朔二年十二月庚寅朔司天奏是日太陽虧至時陰

雪不見

武宗朝四　會昌三年二月庚申朔四年三月甲寅朔五年七月丙午朔六年十二月戊辰朔

宣宗朝一　大中二年五月己未朔

昭宗朝一　天祐元年十月辛卯朔蝕在心宿初度十五分之三

哀帝朝一　天祐三年四月癸未朔蝕在十三度屬趙分太常禮院奏准故事伐鼓于社皇帝素服避正殿百

官素服各守本局于廳事前重行每等異位向日端立

俟復明而止

月蝕

高祖朝八　武德元年九月丁巳望二年閏二月己卯

望四年十二月丁卯望六年六月庚申望十二月丁巳

望七年十一月乙卯望八年四月乙卯望九年十月庚

午望

太宗朝十八　貞觀二年二月壬辰望三年二月丁亥

望八月甲申望四年七月戊寅望六年六月丁酉望十一月乙未望七年五月辛卯望九年九月戊申望十一年九月丁酉望十三年正月乙未望十四年七月庚戌望十二月丁未望十五年十二月乙酉望十七年十月辛酉望十八年十月乙卯望二十一年八月庚申望二十二年四月乙巳望二十三年十二月乙酉望

高宗朝二十五　永徽元年六月壬午望十二月辛巳望二年六月丁丑望十一月甲戌望四年十月癸巳望

五年九月戊子望顯慶二年閏正月甲辰望七月辛丑望龍朔元年十一月丙午望二年五月甲申望麟德元年九月庚申望乾封二年閏十二月辛未望總章元年十二月庚申望咸亨元年六月丁巳望三年四月壬戌望十月癸丑望四年四月庚午望上元二年八月丙戌望儀鳳元年二月甲申望二年七月乙亥望永隆元年九月乙酉望十二月丁酉望永淳元年三月戊申望三年九月庚子望

天后朝十九　文明元年二月丁巳望八月甲午望垂拱二年七月癸丑望三年十月乙巳望四年六月辛巳望永昌元年十月甲子望載初元年四月辛酉望天授二年十月乙酉望長壽二年二月乙亥望證聖元年七月辛酉望通天二年六月乙酉望聖歷二年正月癸未望三年正月丙寅望九月辛卯望大足元年九月乙酉望長安二年九月庚辰望三年八月癸酉望四年正月壬寅望七月戊戌望

中宗朝三　神龍元年正月丙申望二年十二月甲申
望景龍元年十月己丑望
睿宗朝二　景雲二年八月丁巳望太極元年三月乙
卯望八月辛未望
玄宗朝十一　開元二年十二月戊辰望三年十二月
壬戌望四年六月庚申望五年五月甲寅望六年十月
丙子望十年二月丁亥望十一年正月辛巳望七月戊
寅望十二年七月癸酉望天寶三年十一月丁未望

肅宗朝二　乾元二年二月癸酉望八月丁卯望

代宗朝二　寳應元年十二月庚申望永泰三年三月辛未望

蘇氏曰載月甚詳然仲尼脩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星之變必書而月蝕不紀解之者云月諸侯道也外藩象也彼有虧則王者中國之政勝矣故不謂為災或云葢取詩人彼月而蝕則惟其常之義會要亦國史之支也學于史宜取法春秋以是皆不書

唐會要卷四十二